

紅樓夢

顧廷龍題



〔清〕曹雪芹
高鶚

著

潘淵校點

紅樓夢

顧廷龍題

五

浙江文藝出版社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膾

話說香菱見衆人正說笑，他便迎上去，笑道：「你們看這首詩：若使得，我便還學；若還不好，我就死了這做詩的心了。」說著，把詩遞與黛玉及衆人，看時，只見寫道是：

精華欲掩料應難，影自娟娟魄自寒。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輪鷄唱五更殘。

綠蓑江上秋聞笛，紅袖樓頭夜倚欄。博得嫦娥應自問：緣何不使永團圓？

衆人看了，笑道：「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趣。可知俗語說：『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社裏一定請你了。」香菱聽了，心下不信，料著是他們哄自己的話，還只管問黛玉、寶釵等。

正說之間，只見幾個小丫頭并老婆子忙忙的走來，都笑道：「來了好些姑娘、奶奶們，我們都不認得。奶奶姑娘們，快認親去。」李紈笑道：「這是那裏的話？你到底說明白了，是誰的親戚？」那婆子、丫頭都笑道：「奶奶的兩位妹子都來了。還有一位姑娘，說是薛大姑娘的妹子；還有一位爺，說是薛大爺的兄弟。我這會子請姨太太去呢，奶奶和姑娘們先上去罷。」說著，一逕去了。寶釵笑道：「我們薛蝌和他妹子來了不成？」李紈也笑道：「或是我孀娘又上京來了。怎麼他們都湊在一處？這可是奇事。」

大家來至王夫人上房，只見黑壓壓的一地。又有邢夫人的嫂子帶了女兒岫烟，進京來投邢夫人的，可巧鳳姐之兄王仁也正進京，兩親家一處搭幫來了。走至半路泊船時，正遇見

李紈之寡孀，帶著兩個女兒，長名李紋，次名李綺，也上京。大家叙起來又是親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後有薛蟠之從弟薛蝌，因當年父親在京時，已將胞妹薛寶琴許配都中梅翰林之子爲婚，正欲進京發嫁，聞得王仁進京，他也隨後帶了妹子趕來，所以今日會齊了，來訪投各人親戚。

於是大家見禮叙過，賈母、王夫人都歡喜非常。賈母因笑道：「怪道昨日晚上，燈花爆了又爆，結了又結，原來應到今日。」一面叙些家常，收了帶來的禮物，一面命留酒飯。鳳姐兒自不必說，忙上加忙的。李紈、寶釵自然和孀母、姊妹叙離別之情。黛玉見了，先是歡喜，後想起衆人都有親眷，獨自己孤單無倚，不免又去垂淚。寶玉深知其情，十分勸慰了一番方罷。

然後寶玉忙忙來至怡紅院中，向襲人、麝月、晴雯笑道：「你們還不快著看去，誰知寶姐姐的親哥哥是那個樣子，他這叔伯兄弟，形容舉止另是個樣子，倒像是寶姐姐同胞的兄弟似的。更奇在，你們成日家只說寶姐姐是絕色的人物，你們如今瞧見他這妹子，還有大嫂子的兩個妹子，我竟形容不出來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華靈秀，生出這些人上之人來？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自說現在的這幾個人是有一無二的，誰知不必遠尋，就是本地風光，一個賽似一個！如今我又長了一層學問了。除了這幾個，難道還有幾個不成？」一面說，一面自笑自嘆。襲人見他又有些魔意，便不肯去瞧。晴雯等早去瞧了一遍回來，帶笑向襲人說道：「你快瞧瞧去！大太太一個侄女兒，寶姑娘一個妹妹，大奶奶兩個妹妹，倒

像一把子四根水葱兒！」

一語未了，只見探春也笑著進來找寶玉，因說：「咱們詩社可興旺了！」寶玉笑道：「正是呢。這是你一高興起詩社，鬼使神差來了這些人。但只一件：不知他們可學過做詩不曾？」探春道：「我纔都問了問，雖是他們自謙，看其光景沒有不會的。便是不會，也沒難處，你看香菱就知道了。」晴雯笑道：「他們裏頭，薛大姑娘的妹妹更好。三姑娘看著怎麼樣？」探春道：「果然的話。據我看來，連他姐姐並這些人總不及他。」襲人聽了，又是詫異，又笑道：「這也奇了，還從那裏再尋好的去呢？我倒要瞧瞧去。」探春道：「老太太一見了，喜歡的無可不可的，已經逼著咱們太太認了乾女孩兒了。老太太要養活，纔剛已經定了。」寶玉喜的忙問：「這話可真麼？」探春道：「我幾時說過謊？」又笑道：「老太太有了這個好孫女兒，就忘了你這孫子了！」寶玉笑道：「這倒不妨，原該多疼女孩兒些纔是正理。明兒十六，咱們可該起社了。」探春道：「林丫頭剛起來了，二姐姐又病了：終是七上八下的。」寶玉道：「二姐姐又不大做詩，沒有他又何妨？」探春道：「索性等幾天，等他們新來的混熟了，咱們邀上他們豈不好？這會子大嫂子、寶姐姐心裏自然沒有詩興的，況且湘雲沒來，顰兒纔好了，人都不合式。不如等著雲丫頭來了，這幾個新的也熟了，顰兒也大了，大嫂子和寶姐姐心也閑了，香菱詩也長進了：如此邀一滿社豈不好？咱們兩個，如今且往老太太那裏去聽聽，除寶姐姐的妹妹不算外，他一定是在咱們家住定了的，倘或那三個要不在咱們這裏住，咱們央告著老太太留下他們，也在園子裏住下，咱們豈不多添幾個人，越

發有趣了。」寶玉聽了，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倒是你明白。我終久是個糊塗心腸，空喜歡了一會子，卻想不到這上頭。」

說著，兄妹兩個一齊往賈母處來。果然王夫人已認了薛寶琴做乾女兒，賈母歡喜非常，不命往園中住，晚上跟著賈母一處安寢。薛蝌自向薛蟠書房中住下了。賈母和邢夫人說：「你侄女兒也不必家去了，園裏住幾天，逛逛再去。」邢夫人兄嫂家中原艱難，這一上京，原仗的是邢夫人與他們治房舍，幫盤纏，聽如此說，豈不願意？邢夫人便將邢岫烟交與鳳姐兒。鳳姐兒算著園中姊妹多，性情不一，且又不便另設一處，莫若送到迎春一處去，倘日後邢岫烟有些不遂意的事，縱然邢夫人知道了，與自己無干。從此後，除邢岫烟家去住的日期不算，若在大觀園住到一個月上，鳳姐兒亦照迎春分例送一分與岫烟。鳳姐兒冷眼戕戮：岫烟心性行爲，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樣，卻是個極溫厚可疼的人。因此鳳姐兒反憐他家貧命苦，比別的姊妹多疼些些。邢夫人倒不大理論了。

賈母、王夫人等因素喜李紈賢慧，且年輕守節，令人敬服，今見他寡孀來了，便不肯叫他外頭去住。那孀母雖十分不肯，無奈賈母執意不從，只得帶著李紋、李綺在稻香村住下了。當下安插既定，誰知忠靖侯史鼎又遷委了外省大員，不日要帶了家眷去上任。賈母因捨不得湘雲，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原要命鳳姐兒另設一處與他住，史湘雲執意不肯，只要和寶釵一處住，因此也就罷了。

此時大觀園中，比先又熱鬧了多少。李紈爲首，餘者迎春、探春、惜春、寶釵、黛玉、湘

雲、李紋、李綺、寶琴、邢岫烟，再添上鳳姐兒和寶玉：一共十三人。叙起年庚，除李紈年紀最長，鳳姐次之，餘者不過十五六七歲，皆大半同年異月，連他們自己也不能記清誰長誰幼，並賈母、王夫人及家中婆子、丫頭也不能細細分清，不過是「姊」「妹」「兄」「弟」四個字隨便亂叫。

如今香菱正滿心滿意只想做詩，又不敢十分囉唆寶釵，可巧來了個史湘雲。那史湘雲極愛說話的，那裏禁得香菱又請教他談詩？越發高了興，沒晝沒夜的高談闊論起來。寶釵因笑道：「我實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個女孩兒家，只管拿著詩做正經事講起來，叫有學問的人聽了，反笑話說不守本分。一個香菱沒鬧清，又添上你這個話口袋子，滿口裏說的是什麼：怎麼是杜工部之沈鬱、韋蘇州之淡雅，又怎麼是溫八叉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癡癡顛顛，那裏還像兩個女兒家呢！」說得香菱、湘雲二人都笑起來。

正說著，只見寶琴來了，披著一領斗篷，金翠輝煌，不知何物。寶釵忙問：「這是那裏的？」寶琴笑道：「因下雪珠兒，老太太找了這一件給我的。」香菱上來瞧道：「怪道這麼好看，原來是孔雀毛織的。」湘雲笑道：「那裏是孔雀毛？就是野鴨子頭上的毛做的，可見老太太疼你了。這麼樣疼寶玉，也沒給他穿。」寶釵笑道：「真真俗語說的，『各人有各人緣法』，我也想不到他這會子來；既來了，又有老太太這麼疼他。」湘雲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園裏來，這兩處只管頑笑喫喝。到了太太屋裏，若太太在屋裏，只管和太太說笑，多坐一回無妨；若太太不在屋裏，你別進去，那屋裏人多心壞，都是要害咱們的。」說的寶

釵、寶琴、香菱、鶯兒等都笑了。寶釵笑道：「說你没心，卻又有心；雖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們這琴兒就有些像你。你天天說要我作親姐姐，我今兒竟叫你認他作親妹妹罷了。」湘雲又瞅了寶琴半日，笑道：「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別人穿了實在不配。」

正說著，只見琥珀走來，笑道：「老太太說了，叫寶姑娘別管緊了琴姑娘。他還小呢，讓他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他要什麼東西只管要，別多心。」寶釵忙起身答應了，又推寶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裏來的這般福氣！你倒去罷，仔細我們委曲了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兒不如你。」說話之間，寶玉、黛玉進來了，寶釵猶自嘲笑。湘雲因笑道：「寶姐姐，你這話雖是頑，卻有人真心是這樣想呢。」琥珀笑道：「真心惱的再沒別人，就只是他！」口裏說，手指著寶玉。寶釵、湘雲都笑道：「他倒不是這樣人。」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他。」說著，又指黛玉。湘雲便不作聲，寶釵笑道：「更不是了。我的妹妹和他的妹妹一樣，他喜歡的比我還甚呢，那裏還惱？你信雲兒混說，他那嘴有什麼正經！」寶玉素昔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兒，尚不知近日黛玉和寶釵之事，正恐賈母疼寶琴他心中不自在，今見湘雲如此說了，寶釵又如此答，再審度黛玉聲色，亦不似往日，果然與寶釵之說相符，心中甚是不解。因想：「他兩個素日不是這樣的。如今看來，竟更比他人好了十倍。」一時，又見黛玉趕著寶琴叫妹妹，並不提名道姓，直似親姊妹一般。那寶琴年輕心熱，且本性聰敏，自幼讀書識字，今在賈府住了兩日，大概人物已知；又見眾姊妹都不是那輕薄脂粉，且又和姐姐皆和氣，故也不肯怠慢。其中又見林黛玉是個出類拔萃的，便更與黛玉親敬異常。寶玉看著，只是暗暗的納罕。

一時寶釵姊妹往薛姨媽房內去後，湘雲往賈母處來，黛玉回房歇著。寶玉便找了黛玉來，笑道：「我雖看了『西廂記』，也曾有明白的幾句，說了取笑，你還曾惱過。如今想來，竟有一句不解，我念出來，你講講我聽。」黛玉聽了，便知有文章，因笑道：「你念出來我聽聽。」寶玉笑道：「那『鬧簡』上，有一句說的最好：『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這幾個字不過是現成的典，難爲他『是幾時』三個虛字問的有趣。是幾時接了？你說說我聽聽。」黛玉聽了，禁不住也笑起來，因笑道：「這原問的好。他也問的好，你也問的好。」寶玉道：「先時我只疑我，如今你也没的說了，我反落了單。」黛玉笑道：「誰知他竟真是個好人，我往日只當他藏奸。」因把說錯了酒令，寶釵怎樣說他，連送燕窩病中所談之事，細細的告訴寶玉。寶玉方知原故，因笑道：「我說呢！正納悶『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原來是從『小孩兒口沒遮攔』就接了案了。」黛玉因又說起寶琴來，想起自己没有姊妹，不免又哭了。寶玉忙勸道：「這又自尋煩惱了。你瞧瞧，今年比舊年越發瘦了，你還不保養！每天好好的，你必是自尋煩惱哭一會子，纔算完了這一天的事。」黛玉拭淚道：「近來我自覺心酸，眼淚卻像比舊年少了些的。心裏只管酸痛，眼淚卻不多。」寶玉道：「這是你哭慣了，心裏疑惑，豈有眼淚會少的！」

正說著，只見他屋裏的小丫頭子送了猩猩氈斗篷來，又說：「大奶奶纔打發人來說：下了雪，要商議明日請人做詩呢。」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頭走來請黛玉，寶玉便邀著黛玉同往稻香村來。黛玉換上掐金挖雲紅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紅羽緞面白狐狸皮的鶴

髻，繫一條青金閃綠雙環四合如意縹，頭上罩了雪帽，二人一齊踏雪行來。只見眾姊妹都在那裏，都是一色大紅猩猩氈與羽毛緞斗篷，獨李紈穿一件哆囉呢對襟褂子，薛寶釵穿一件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綫番氍毹的鶴氅。邢岫烟仍是家常舊衣，並沒避雨之衣。一時史湘雲來了，穿著賈母與他的一件貂鼠腦袋面子、大毛黑灰鼠裏子、裏外發燒大褂子，頭上戴著一頂挖雲鵝黃片金裏子大紅猩猩氈昭君套，又圍著大貂鼠風領。黛玉先笑道：「你們瞧瞧，孫行者來了！他一般的拿著雪褂子，故意粧出個小騷達子樣兒來。」湘雲笑道：「你們瞧我裏頭打扮的。」一面說，一面脫了褂子。只見他裏頭穿著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鑲領袖秋香色盤金五色綉龍窄袖小袖掩襟銀鼠短襖，裏面短短的一件水紅粧緞狐肱褶子，腰裏緊緊束著一條蝴蝶結子長穗五色宮縹，腳下也穿著麂皮小靴，越顯得蜂腰猿背，鶴勢螂形。眾人都笑道：「偏他只愛打扮成個小子的樣兒，原比他打扮女兒更俏麗了些。」

湘雲笑道：「快商議做詩！我聽聽是誰的東家？」李紈道：「我的主意。想來昨日的正日已經過了，再等正日又太遠，可巧又下雪，不如咱們大家湊個社，又給他們接風，又可以做詩。你們意思怎麼樣？」寶玉先道：「這話很是，只是今日晚了。若到明日，晴了又無趣。」眾人都道：「這雪未必晴。縱晴了，這一夜下的，也穀賞了。」李紈道：「我這裏雖然好，又不如蘆雪庵好。我已經打發人籠地炕去了，咱們大家擁爐做詩。老太太想來未必高興，況且咱們小頑意兒，單給鳳丫頭個信兒就是了。你們每人一兩銀子就穀了，送到我這裏來。」指著香菱、寶琴、李紋、李綺、岫烟：「五個不算外，咱們裏頭，二丫頭病了不算，四丫頭告了假

也不算。你們四分子送了來，我包管五六兩銀子也儘穀了。」寶釵等一齊應諾。因又擬題限韵，李紈笑道：「我心裏早已定了。等到了明日臨期，橫豎知道。」說畢，大家又閑話了一回，方往賈母處來。本日無話。

到了次日一早，寶玉因心裏記掛著這事，一夜沒好生得睡。天亮了就爬起來，掀起帳子一看，雖然門窗尚掩，只見窗上光輝奪目，心內早躊躇起來，埋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來揭起窗屨，從玻璃窗內往外一看，原來不是日光，竟是一夜大雪，下的將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綿扯絮一般。寶玉此時歡喜非常，忙喚起人來。盥漱已畢，只穿一件茄色哆囉呢狐狸皮襖，單一件海龍小鷹膀褂子，束了腰，披上玉針蓑，戴了金藤笠，登上沙棠屐，忙忙的往蘆雪庵來。出了院門，四顧一望，並無二色，遠遠的是喬松疏竹，自己卻似裝在玻璃盆內一般。於是走至山坡之下，順著山腳，剛轉過去，已聞得一股寒香撲鼻。回頭一看，卻是妙玉那邊櫳翠庵中，有十數株紅梅，如胭脂一般，映著雪色，分外顯得精神，好不有趣！寶玉便立住，細細的賞玩了一回方走。只見蜂腰板橋上，一個人打著傘走來，是李紈打發了請鳳姐兒去的人。

寶玉來至蘆雪庵，只見丫頭、婆子正在那裏掃雪開徑。原來這蘆雪庵蓋在一個傍山臨水河灘之上，一帶幾間，茅檐土壁，槿籬竹牖，推窗便可垂釣，四面皆是蘆葦掩覆，一條去徑逶迤穿蘆度葦過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橋了。眾丫頭、婆子見他披蓑戴笠而來，都笑道：「我們纔說正少一個漁翁，如今果然全了！姑娘們喫了飯纔來呢，你也太性急了。」寶玉聽了，

只得回來。剛至沁芳亭，見探春正從秋爽齋出來，圍著大紅猩猩氈的斗篷，戴著觀音兜，扶著個小丫頭，後面一個婦人打著一把青紬油傘。寶玉知道他往賈母處去，遂立在亭邊，等他來到，二人一同出園前去。寶琴正在裏間房內梳洗更衣。

一時眾姊妹來齊，寶玉只說餓了，連連催飯。好容易等到擺上飯來，頭一樣菜是牛乳蒸羊羔，賈母便說：「這是我們有年紀的人的藥，沒見天日的東西，可惜你們小孩子喫不得。今兒另外有新鮮鹿肉，你們等著喫罷。」眾人答應了。寶玉卻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碗飯，就著野鷄瓜齏，忙忙的爬拉完了。賈母道：「我知道你們今兒又有事情，連飯也不顧喫了。」便叫：「留著鹿肉，與他晚上喫罷。」鳳姐兒忙說：「還有呢，喫殘了的倒罷了。」湘雲便和寶玉計較道：「有新鮮鹿肉，不如咱們要一塊，自己拿到園裏弄著，又頑又喫。」寶玉聽了，便真和鳳姐要了一塊，命婆子送人園去。

一時大家散後，進園齊往蘆雪庵來，聽李紈出題限韻，獨不見湘雲、寶玉二人。黛玉道：「他兩個再到不得一處。若到了一處，生出多少故事來。這會子一定算計那塊鹿肉去了。」正說著，只見李嬪娘也走來看熱鬧，因問李紈道：「怎麼那一個帶玉的哥兒和那一個掛金麒麟的姐兒，那樣乾淨清秀，又不少喫的，他兩個在那裏商議著要喫生肉呢，說的有來有去的。我只不信，肉也生喫得的？」眾人聽了，都笑道：「了不得！快拿他兩個來！」黛玉笑道：「這可是雲丫頭鬧的，我的卦再不錯。」李紈即忙出來，找著他兩個說道：「你們兩個要喫生的，我送你們到老太太那裏喫去，那怕喫一隻生鹿，撐病了不與我相干。這麼大雪，

怪冷的，快替我做詩去罷！」寶玉忙笑道：「沒有的事，我們燒著喫呢。」李紈道：「這還罷了。」只見老婆子們拿了鐵爐、鐵叉、鐵絲縲來，李紈道：「仔細，割了手，不許哭！」說著，方進去了。

那邊鳳姐打發了平兒來回覆不能來，爲發放年例正忙。湘雲見了平兒，那裏肯放。平兒也是個好頑的，素日跟著鳳姐兒，無所不至，見如此有趣，樂得頑笑，因而退去手上的鐲子，三個人圍著火，平兒便要先燒三塊喫。那邊寶釵、黛玉平素看慣了，不以爲異；寶琴等及李嬌娘深爲罕事。探春與李紈等已議定了題、韻。探春笑道：「你們聞聞，香氣這裏都聞見了，我也喫去！」說著，也找了他們來。李紈也隨來，說：「客已齊了，你們還喫不穀？」湘雲一面喫，又一面說道：「我喫這個方愛喫酒，喫了酒纔有詩。若不是這鹿肉，今兒斷不能做詩。」說著，只見寶琴披著氍毹裘站在那裏笑。湘雲笑道：「傻子！你來嘗嘗。」寶琴笑道：「怪骯髒的。」寶釵笑道：「你嘗嘗去，好喫的很呢。你林姐姐弱，喫了不消化，不然他也愛喫。」寶琴聽了，便過去喫了一塊，果然好喫，便也喫起來。

一時鳳姐兒打發小丫頭來叫平兒，平兒說：「史姑娘拉著我呢，你先去罷。」小丫頭去了。一時，只見鳳姐兒也披了斗篷走來，笑道：「喫這樣好東西，也不告訴我！」說著，也湊在一處喫起來。黛玉笑道：「那裏找這一群化子去！罷了，罷了，今日蘆雪庵遭劫，生生被雲丫頭作踐了！我爲蘆雪庵一大哭。」湘雲冷笑道：「你知道什麼！『是真名士自風流』，你們都是假清高，最可厭的。我們這會子腥的膻的大喫大嚼，回來卻是錦心綉口。」寶釵笑

道：「你回來若做的不好了，把那肉掏出來，就把這雪壓的蘆葦子搥上些，以完此劫。」

說著，喫畢，洗漱了一回。平兒帶鐲子時，卻少了一個，左右前後亂找了一番，踪迹全無。衆人都詫異，鳳姐兒笑道：「我知道這鐲子的去向。你們只管做詩去，我們也不用找，只管前頭去。不出三日，包管就有了。」說著，又問：「你們今兒做什麼詩？老太太說了：離年又近了，正月裏還該做些燈謎兒大家頑笑。」衆人聽了，都笑道：「可是呢，倒忘了。如今趕著做幾個好的，預備著正月裏頑。」說著，一齊來至地炕屋內。只見杯盤菓菜俱已擺齊了，牆上已貼出詩題、韻腳、格式來了。寶玉、湘雲二人忙看時，只見題目是：「即景聯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蕭』韻。」後面尚未列次序。李紈道：「我不大會做詩，我只起三句罷，然後誰先得了誰先聯。」寶釵道：「到底分個次序。」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蘆雪庵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話說薛寶釵道：「到底分個次序，讓我寫出來。」說著，便令衆人拈闌爲序。起首恰是李氏，然後按次各各開出。鳳姐兒道：「既這樣說，我也說一句在上頭。」衆人都笑起來了，說：「這樣更妙了。」寶釵便將「稻香老農」之上補了一個「鳳」字，李紈又將題目講與他聽。鳳姐兒想了半日，笑道：「你們別笑話我。我只有了一句粗話，可是五個字的，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衆人都笑道：「越是粗話越好。你說了，就只管幹正事去罷。」鳳姐兒笑道：「想下雪必刮北風，昨夜聽見一夜的北風，我有一句，這一句就是：『一夜北風緊。』使得使不得，我就不管了。」衆人聽說，都相視笑道：「這句雖粗，不見底下的，這正是會作詩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寫不盡的多少地步與後人。就是這句爲首，稻香老農快寫上，續下去。」鳳姐和李嬌娘、平兒又喫了兩杯酒，自去了。

這裏李紈便寫了「一夜北風緊」，自己聯道：「開門雪尚飄。人泥憐潔白，」香菱道：「匝地惜瓊瑤。有意榮枯草，」探春道：「無心飾萎苗。價高村釀熟，」李綺道：「年稔府梁饒。葭動灰飛管，」李紋道：「陽回斗轉杓。寒山已失翠，」岫烟道：「凍浦不聞潮。易掛疏枝柳，」湘雲道：「難堆破葉蕉。麝煤融寶鼎，」寶琴道：「綺袖籠金貂。光奪窗前鏡，」黛玉道：「香黏壁上椒。斜風仍故故，」寶玉道：「清夢轉聊聊。何處梅花笛？」寶釵道：「誰家碧玉簫？」鰲愁坤軸陷，」李紈笑道：「我替你們看熱酒去罷。」

寶釵命寶琴續聯，只見湘雲起來道：「龍鬬陣雲銷。野岸迴孤棹，」寶琴也聯道：「吟鞭指灞橋。賜裘憐撫戍，」湘雲那裏肯讓人，且別人也不如他敏捷，都看他揚眉挺身的說道：「加絮念征徭。坳垤審夷險，」寶釵連聲讚好，也便聯道：「枝柯怕動搖。皚皚輕趁步，」黛玉忙聯道：「翦翦舞隨腰。苦茗成新賞，」一面說，一面推寶玉，命他聯。

寶玉正看寶釵、寶琴、黛玉三人共戰湘雲，十分有趣，那裏還顧得聯詩！今見黛玉推他，方聯道：「孤松訂久要。鴻泥從印迹，」寶琴接著聯道：「林斧或聞樵。伏象千峰凸，」湘雲忙聯道：「盤蛇一逕遙。花緣經冷結，」寶釵與衆人又都讚好。探春聯道：「色豈畏霜凋。深院驚寒雀，」湘雲正渴了，忙忙的喫茶，已被岫烟接著聯道：「空山泣老鴉。階墀隨上下，」湘雲忙丟了茶杯，聯道：「池水任浮漂。照耀臨清曉，」黛玉忙聯道：「繽紛人永宵。誠忘三尺冷，」湘雲忙笑聯道：「瑞釋九重焦。僵卧誰相問，」寶琴也忙笑聯道：「逛遊客喜招。天機斷綰帶，」湘雲又忙道：「海市失鮫綃。」

黛玉不容他道出，接著便道：「寂寞對臺榭，」湘雲忙聯道：「清貧懷簞瓢。」寶琴也不容情，也忙道：「烹茶水漸沸，」湘雲見這般，自爲得趣，又是笑，又忙聯道：「煮酒葉難燒。」黛玉也笑道：「沒帚山僧掃，」寶琴也笑道：「埋琴稚子挑。」

湘雲笑彎了腰，忙念了一句。衆人問道：「到底說的是什麼？」湘雲喊道：「石樓閑睡鶴，」黛玉笑得握著胸口，高聲喊道：「錦褥暖親貓。」寶琴也忙笑道：「月窟翻銀浪，」湘雲忙聯道：「霞城隱赤標。」黛玉忙笑道：「沁梅香可嚼，」寶釵笑稱：「好句！」也忙聯道：

「淋竹醉堪調。」寶琴也忙道：「或濕鴛鴦帶，」湘雲忙聯道：「時凝翡翠翹。」黛玉又忙道：「無風仍脈脈，」寶琴又忙笑聯道：「不雨亦瀟瀟。」

湘雲伏著，已笑軟了。衆人看他三人對搶，也都不顧作詩，看著也只是笑。黛玉還推他往下聯，又道：「你也有才盡力窮之時？我聽聽，還有什麼舌頭嚼了！」湘雲只伏在寶釵懷裏，笑個不住。寶釵推他起來，道：「你有本事，把『二蕭』的韵全用完了，我纔服你。」湘雲起身笑道：「我也不是做詩，竟是搶命呢。」衆人笑道：「倒是你自己說罷。」探春早已料定沒有自己聯的了，便早寫出來，因說：「還沒收住呢。」李紋聽了，接過來便聯了一句道：「欲誌今朝樂，」李綺收了一句道：「憑詩祝舜堯。」

李紈道：「穀了，穀了。雖沒做完了韵，賸的字若生扭用了，倒不好了。」說著，大家來細細評論一回，獨湘雲的多，都笑道：「這都是那塊鹿肉的功勞。」李紈笑道：「逐句評去，卻還一氣，只是寶玉又落了第了。」寶玉笑道：「我原不會聯句，只好擔待我罷。」李紈笑道：「也沒有社社擔待你的。又說韵險了，又整誤了，又不曾聯句了，今日必罰你。我纔看見櫳翠庵的紅梅有趣，我要折一枝來插瓶，可厭妙玉爲人，我不理他。如今罰你去取一枝來。」衆人都道：「這罰的又雅，又有趣！」寶玉也樂爲，答應著就要走，湘雲、黛玉一齊說道：「外頭冷得很，你且喫杯熱酒再去。」於是湘雲早執起壺來，黛玉遞了一個大杯，滿斟了一杯。湘雲笑道：「你喫了我們這酒，要取不來，加倍罰你！」寶玉忙喫了一杯，冒雪而去。

李紈命人好好跟著，黛玉忙攔說：「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李紈點頭道是，一面命